焦氏類林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善不朽咸可軌法後世顧其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瀆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識萃泯泯無閒惡用文為注臨川王掇拾漢

宋魏晉諸名流所譚謔萃為新語
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種尚標
群絕俗殊淮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形骸一時風致衛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豈足
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擷百家襍
千古言有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彙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默書紛言談無庸
考索而百氏孰定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嘉言似無遺矣至弱儀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無詎後誇浮而
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是
而師于心可懿性哲若規無法為

世俗訛之謬也藉令聞識閎博碩扶以自廣亦淺衰薄勞尋耳僅載籍之而傳弱僕之而錄也噫援古而示訓乃以恥獨為君子者其功偉矣弱僕真有道之士乎哉余不按種李士能之剞劂而益鍥之以廣其傳云

附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

筆識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尚清言聲欬間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劉義慶輯其雋永者爲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鋒而操觚者亦援爲菁藻信乎其言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関今刻書別類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獨或遠于人情與正史多乖剌不知何所折衷遂以爲據母乃嫋於所嗜而弗遑深考與其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所畧不蒙其綱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乎戴友焦竑侯氏具絶世資於書無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羲夢軒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合續新語者，皆筆出之。續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為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數林，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懤哉！美矣美矣。以視劉氏而纂，雖言簡少似不逮，然絕無鄙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為

秘玩然皆參伍有徵非臆說非可操左
券可遵可脩也大都劉氏主在補談
弱侯欲以爲訓言自名家而存是之多
行自可無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比顧以閑見情人何
居曰嗟嗟夫敬語道之真則心之圖搨既

雖以示人令人亦未易傳受吾以其數見帝
為予論文字之筆者乃世所能傳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因而利導之則
終焉所與能幾哉善乎蘧伯玉之教顏
闔之傅衛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
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吾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吾亦

與之為善崖惟期達之以入於善焉而已夫知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慎世化俗之心益淺淺然矣又何疑於鍾繇予於鍾繇為同好嘗得其所用心因復舉之為覽者告俾毋淺之乎觀此書云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循書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鈎玄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与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匠詞者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絫絫撼撼如禁臠在厨碎錦在笥未有扶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爲筆乘

其弟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
稍稍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超超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略於玼璺該及品彙而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徒徒而在指示歷然與其於世說又不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為神奇醫王蓄藥溲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纂便寄精究吾徒手是書即景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若合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

起氏其亦知弱虞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焦氏類林目録 并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頗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胷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㠯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辟之溝中之斷文以靑黄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鈎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子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贄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即合為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延世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撿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虙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黃極其施兖明 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伈旦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嶃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蠙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傅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遂見之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闢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

獄折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又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情解訶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筭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亾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而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眣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　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敎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荊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荊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孟子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 新語

鄒穆公令食鳬雁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
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
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
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
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
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
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
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㢘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

幄坐張晝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或號或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罷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淸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

霸者宗今子亦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栽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宋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六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

有餘罪令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嵇紹教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完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飛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毁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晝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胷懷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蝨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感悲號鄰人罷社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兔素鵲擾其傍踏烏鸛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含採花而掃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亾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為

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侯之横子儀歎息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晁氏客語

王薇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黄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詣西北角當先受敝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晉書

泰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姨之教流於三世　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醸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客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毋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宋書

王琚為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畬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贏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贏米及脚錢因責畬諸御史皆有慚色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許荊傳

田暉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援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痔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遭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孝等客共穿隙亭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痔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掾輸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啜神坐瀕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惝悽手不能舉大自悵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眞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戍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責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崔鴻前涼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巳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巳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毋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璘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郭儁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強詣其家勞問之

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

夫婦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父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燮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昻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亾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邪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文辯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裴景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見陸
通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兒面咒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參軍偘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辛翫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栢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覘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益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師友

南榮趎既遇老聃，聽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莊子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呂紀 ○畏如禮畏厭溺少入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

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敎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袪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鍾興封關內矦、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矦、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
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董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論語撰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驎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韋顏

南渡十將傳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跽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玉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月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

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歿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嵩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歿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歿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數服　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才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　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遹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愈疾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愼爲友伯愼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愼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愼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靡耳慈明亦寤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大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爲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其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 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綴。綴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 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

三紀異契分四廠同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為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令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墮音多懷音寰出衝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廪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顧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焉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莊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爲乎插杖而芸不爲之顧

張九齡奬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怨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蓧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閑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僞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
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
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
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
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
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
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
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
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嶔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從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殽設鐘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嶔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殽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 琴操○以下篤誼

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値元醉臥、還須臾、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冉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亾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巳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為此

辭哉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曰吾義不負二陸奴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

豪不爲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與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凊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閒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並散